

東晉
卷五

星五

補修繪圖求晉演義卷五

起自東晉孝武帝咸安三年。

止於東晉孝武帝咸安十五年。首尾共十三年事實。

韓氏女蔡夫人城。

戊寅三年。秦建元十四年。秦主苻堅遣長樂公苻丕。將軍苟長。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兵三萬。共攻襄陽。百姓大驚。諸將李伯護。李堂。譚。請為之備。陽陽州刺史朱季曰。秦無舟楫。焉能攻我。不足為慮。諸君勿憂。既而石越帥五千浮渡漢水。皆來至城下。序大駭。始命百姓固守。中城越以兵攻。陷外牆。城越既克。其外郭復陷。百餘艘以濟。餘軍及付不兵到。督諸將攻中城。朱季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陽見其崩。以為不固。親率百餘婢。及城女子的。築新城於其外。及秦兵至西。西隅果被。見破。此攻潰。秦軍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冲在四明。擁眾七萬。欲來求援。譚秦兵。發。不取進。時苻丕欲急攻襄陽。將曰。旬長曰。吾眾十倍於敵。糧山積。但消遣漢。之民於許。洽。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功。成。哉。不從之。慕容垂按南陽。執太守鄭喬。與不會。放襄陽城。王大喜。擢置相。處。時秦主堅。聞垂入。拔南陽城。置。臣飲酒。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堅讀曰。

地列酒泉。

天垂酒池。

杜康妙造。

夷狄先知。

紂費殷邦。

桀傾夏國。

由此言之。

前危後則。

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群臣。禮宴而已。

苻丕攻陷襄陽城。

已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二月。秦主堅大設朝會。當秦御史中丞李季。劾奏曰。長樂公丕等。擁十萬攻。敵。圍一小城。白雲萬兵。而無効。請徵下廷尉。秦主堅勿從。使持節。即讓苻丕等。又賜丕劍曰。攻一小城。久而不下。焉能長驅江南。來春不捷。汝其自裁。勿復待。而見者也。丕等惶惑。次日。命諸將并力攻襄陽。朱季以擣木。砲石。打下。丕退。歸秦主堅。聞襄陽不克。堅欲自將兵來攻。陽平公詡諫曰。

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親勞大駕。所謂隋侯之珠。彈於雀之雀也。堅乃止。朱季屢破秦兵。丕懼。丕命諸軍追攻。時督護李伯護。見秦兵銳。其城難守。乃閉門。為內應。於是遠克。襄陽城。朱季送長安。秦主堅。謂苻丕能守節。拜為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時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機。至。堅欲官。機固辭不受。苻丕以禮遣之。即以梁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還才。望君禮而用之。時晉帝朝會。以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遂兵皆失利。時秦主心危懼。安每鎮之以扣。靜其為。疏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以安為王道。以謝比。王。文雅。過於秦。為帝。聞秦人寇。遂日與群臣議策。末下。

謝玄帥兵救彭城。

卻說秦主堅。命諸將分道寇晉。時秦將苻彭。曰。宜攻市郡。太守載。遂於彭城。後。長驅大進。堅然之。超又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為棋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主堅從之。使俱難。師步騎七萬。寇淮陽。時八月起兵。攻彭城。太守晉帝聞之大驚。遣人以詔。命伯將將軍毛虎生。師眾鎮彭城。以禦之。秦主堅。又使韋鍾。以兵圍魏興。太守吉把於西城。晉謝玄。聞知。帥眾萬餘。來求彭城。軍至西口。欲遣問。使報。秦兵。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私。知其意。請曰。將軍之計。欲使人報。載。公。令其合兵。但無人去。臣請往。行。玄大悅。使之行。至水邊。被秦人。起。所獲。將酒與。飲。以常原。原。與。你。人。彭城。曰。道南。人已敗。逃。去了。滋。偽。詐。之。既。走。城。下。告。達。向。南。軍。垂。至。勉。而。待。之。秦。人。大。怒。射。殺。之。彭。超。輜。重。盡。在。留。城。謝。玄。以。計。令。人。揚。言。遣。軍。一。萬。人。攻。留。城。取。其。糧。草。超。聞。之。解。彭。城。圍。乃。引。兵。保。輜。重。遠。遁。帥。眾。出。城。來。見。謝。玄。謝。玄。與。其。全。師。而。還。超。復。據。彭。城。留。徐。守。之。以。兵。南。攻。昭。時。俱。難。又。克。淮。陰。城。無。晉。兵。乃。回。留。邵。保。成。之。秦。將。韋。鍾。攻。拔。魏。興。太守。吉。把。不。言。不。食。而。死。秦。主。堅。聞。之。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君。遠。澤。已。於。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世。之。多。忠。臣。也。把。秦。軍。吏。類。追。回。得。把。臨。終。手。疏。歸。晉。帝。以。其。忠。後。贈。益。州。刺。史。初。秦。將。俱。難。彭。超。二。人。攻。拔。肝。胎。執。內。史。毛。操。之。遂。闢。田。洛。於。三。阿。去。唐。陵。百。里。朝。廷。大。震。謝。安。命。臨。江。列。戍。而。守。之。謝。玄。自。廣。將。三。萬。來。救。三。阿。城。難。起。二。人。聞。其。兵。來。必。疲。倦。不。與。軍。傳。將。兵。排。列。與。秦。交。戰。玄。兵。飽。食。勇。力。向。前。米。三。合。彭。超。大。敗。退。保。肝。胎。六。月。玄。又。進。攻。之。難。起。又。脫。退。北。淮。陰。玄。謂。諸。將。曰。難。起。兵。勢。銳。氣。卒。無。意。連。進。兵。得。一。人。來。朝。上。流。燒。淮。橋。則。彼。自。走。何。謂。曰。未。將。領。往。於是。使。何。謙。帥。二。百。來。朝。上。流。夜。焚。淮。橋。難。起。見。燒。淮。橋。怒。後。難。起。以。兵。退。北。淮。北。玄。謀。合。兵。追。之。戰。於。君。川。起。兵。無。關。志。被。玄。破。之。難。起。北。走。信。以。身。免。玄。已。殺。進。難。起。之。兵。命。人。戍。守。乃。帥。眾。還。唐。陵。玄。領。州。刺。史。秦。主。

林陵 陳氏人續橋 評釋

堅大怒微起下廷遂自裁難刺職為民

秦王舉兵伐符洛

戊辰五年秦建元十五年三月秦王堅會集百官商議欲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大學坐明陰陽兵法若教授諸將本序諫曰陛下四海之地十得其八宜稍假武修文乃更是立學舍教人戰鬪之事殆非所以訓至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始受教於書生非所以獲忠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耳

於是堅乃止之欲說秦國唐公符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型耳自以有滅代之功使人見秦王堅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秦王堅以洛為益州牧洛謂官屬曰孤不得入為將相而又投之西裔於諸君意如何洛治中平規曰王上躬兵驥武民思恩者十室而九其言憂詔以燕幽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効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眾以圖國而王天下可揮霍而定也洛從之四月師眾八萬發龍門關之邊將軍實衡兒以兵五萬討之北海公重悲以刺城之眾洛會中田五月衡光二人以兵與洛交戰洛兵大敗被衝道及洛之衝既得洛令人送至長安重見洛被擒乃走遂刺兒死追及斬之幽中悉平使人以洛見秦王堅堅赦之不誅從於西海郡為民秦王堅以諸兵種類繁多分三原九城武都雖有十萬五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以其於長樂公不鎮鄴平原公鎮洛陽右越梁譚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堅遂不至灊上亦領兵二千戶不別其兄兄兄慟哭送之獨整髮而歌曰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勞分是也仲卿秦王堅長翼短不能飛徒徒在留辭單一但後急當語誰堅發大而不納

壬午七年秦建元十八年三月卻說秦王堅乃用法之東海公符陽與丞相王猛之子王皮曰秦之天下實乃吾父法所取之天下也今被付堅據有吾將取之恨力不及且君可助吾臂之力耳王皮曰君言乃吾之志也吾有此意久矣吾父有佐國平天下之勳吾不能龍受大爵至今得散騎常侍耳既明公肯為王此間有一人姓名號志多謀能痛恨秦王可請其來同謀大軍必成付陽從之使人請號志以酒相待面計秦號志曰君若在此難於舉發來日二人入朝請兵求外鎮積聚聚糧軍馬乘機而起則晉可以復矣陽曰此計大妙三人計議已定被卻秦王堅執事人窺知入宮報與秦王說東海公與散騎常侍二人謀反秦王堅大驚即喚司馬郭信領禁兵三百圍住將符陽王皮周旋三人縛之殿下秦王堅之問曰吾不曾負汝二人何故謀反符陽曰吾父無辜見誅禮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臣父死不以罪死是以謀反齊襄公復仇世之仇何況臣乎秦王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又問王皮王皮對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於死所以圖富貴也秦王流涕謂王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若陽高昌及城朔方之地以及子承素性行學獨為州刺史是時西域軍帥都善人朝於秦其稱號曰龜茲國有鳩摩羅王才貌雙全義識若神秦王堅大悅以師善為鄉導遂將軍呂光為都督以兵五萬去代西域當下陽平公付陽謀曰西域前遠得其民不可治得之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大失臣竊為惜之堅不聽乃呂光至殿謂曰今吾國內糧草多積士馬強盛欲征討西域龜茲為將呂光曰受命於君安敢不從謹領有命去討西域於是秦王堅拜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五萬鐵騎五千命其討西域龜茲光臨行秦王囑光曰卿到西域若得鳩摩羅王使人星夜馳送此狀先白驛領有命是日呂光領兵起行至高昌見北單于史說呂光老字世明乃洛陽氏父名姿樓佐命秦王付堅官至大尉而死呂光生時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名年十歲與諸兒戲色生為戰車之法備類咸推為王部分詳明軍眾服服且有膽左肘有王印沈毅嚴肅實簡有大策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真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秦王付堅除為美陽令群免愛服因此屢遷驍騎將軍符堅棄鳩摩羅王故有是命

秦王集議寇江東

秦王堅大徵文武臣於大極殿而謂眾文武曰自吾承業以來垂三十餘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討吾之天下可有九十七八萬糧草不計其數吾欲自將以討汝等所議若何當下宋彤曰今奉得天下大半東兼國富兵強欲起傾國之師躬行去則則江南短期可定矣秦王大悅曰此乃吾之所志也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殷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而集武王猶曰彼人有馬乃回歸之旋後三仁誅始始舊牧野而得成功今晉雖微未聞義德君臣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傳才可謂有人馬依臣愚見晉不可以加兵時秦王堅聞其語默然久之曰諸君可各言其志朕之自意以行太子左衛率石越上言曰今歲鐵騎星斗牛福德在吳天有準將象無差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有長江之險民為之阻不可犯也秦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紂犯成星不道也豈未可知也今以吾之虎投鞭於江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傍阻計豈端無時不可成功吾當斷於心且舉臣各有異同堅命且退各當再議獨留符信議之符信曰晉不可伐者三秦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則天下之事

吾與誰言是融泣曰今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君二也我數戰亡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然世明其勢師大舉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受不止於此陛下寵自解
免走賜帶滿鐵劍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憂生於腹中之肘掖不可悔也臣智識愚淺不足彰玉量略一時失機陛下每臨之諸葛武侯
不記其臨沒之言乎秦王堅曰天下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秦主其天下其遠高才不足者若得之豈厭之不存晉下文武之賢勇略過人不如不可保也融
又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止則朝會不歸江夏雖微猶僅存然華正統大憲不絕之也秦主其天下其遠高才不足者若得之豈厭之不存晉下文武之賢勇略過人不如不可保也融
者秦主其天下其遠高才不足者若得之豈厭之不存晉下文武之賢勇略過人不如不可保也融
收江州與臣不叩卿意云何臣曰今天下秦得十分之七獨東南一隅未歸若以陛下之神武文武之賢能大兵一出何期不捷陛下可以乾綱獨攬勿採群臣之言以致留患於
子孫也故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宜斷聖心足以首晉武所作者張杜三臣而已若從庚言豈有混一四海之功也秦王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君為卿言此賜帛
五百疋即令其點兵張夫人聞知亦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然而順之故功無累城蓋帝服帝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澤因其自然也後稷播種百穀因
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安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雖後復嘆大哀吹曉馬多驚戰軍兵器自動皆非出征之也祥堅
又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諶最有龍才諫曰國之興亡係賢人之用舍今陽平公國之謀大而陛下下達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下之臣竊歎為堅曰天下大事孺子
安知秦王堅下詔大舉兵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上有才勇者皆拜羽林軍先是起第良家子至者萬餘騎拜趙威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發行獨慕容
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平陽公融諫曰重我之仇讐良家子必當富家子不備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

秦王堅親征江南

秦王堅親征江南
秦王堅下詔聚集各部軍馬秦王堅八月秦王堅親征江南陽平公融至前曰你督後將軍張野冠軍慕容暐守領步騎二十五萬為先鋒先入伐晉以
探虛實敵之強弱先報吾知融曰臣既先行後宜調兵急來接應融辭去詔宣光州刺史姚萇封為龍驤將軍秦王堅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
相於東南之事一以安卿可盡忠報國無得二心卿領兵二十萬從北路代晉接應陽平公融辭去詔宣光州刺史姚萇封為龍驤將軍秦王堅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
領兵就行時左將軍軍衛進言於秦王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之封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秦王默然不應後聞歸國部說慕容暐受領兵起行其姪慕容暐慕容紹曰今秦王驕
於已甚叔父建中與之業在此行也妻曰然非汝誰與成之且吳地兵符融以兵一十五萬號為一百萬來至穎水下秦安營慕容暐慕容紹曰今秦王驕
城涼州始遣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此吳兵至於項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糧萬般敵等兵三十萬先至穎口也托

謝安合肥退秦兵

謝安合肥退秦兵
郗詵孝武帝親朝近臣奏知秦符融為將以雄兵百萬戰將千員秦寇江南晉帝聞知大驚急問文武誰人敢去退秦兵諸文武盡失色中書監錄尚書事謝安出曰陛下養
國士待之如手忍今日聞秦兵一至盡皆緘口結舌此何理也臣雖無才願施大馬之獎以退秦兵少報陛下知遇之恩晉帝曰卿有大才必有大用而卿乃朕之元老不時朕要
與卿同謀國之大事豈可出征卿可另選別將去迎安曰今事危急無人向前臣若不行則將士不復用命帝曰秦師百萬非可用又以退秦之意要卿去何益近臣奏曰有時朕要
事必有武備有武備必有文事臣觀謝尚書胸中有百萬兵不似臣等耳宜與之可選大將謝安曰以某論之不在周郎之下陛下若能用人之破秦兵必矣如其失事臣請先納其頭帝
大將帝曰朕聞昔周郎以數萬之兵破曹百萬之眾今舉大將不似臣等耳難保社稷矣謝安曰以某論之不在周郎之下陛下若能用人之破秦兵必矣如其失事臣請先納其頭帝
曰非卿提醒朕幾誤大事即時差人召謝安王彪之曰乃一儒生耳非將融之敵也不可用之周雅曰臣在年幼德薄恐諸將不復用臣生亂矣必誤陛下謝安曰若不用謝安則
東地必休矣臣請以全性命保之帝曰吾亦素知謝安之乃奇才也孫當計之安曰若不以重任其才不能盡展也晉帝曰然於召謝安至拜秦帝曰今秦兵侵境朕欲命卿總督
人馬以破後秦何如對曰文官武將皆陛下之臣也臣年幼不才安敢破敵帝曰朕亦素知卿才今拜汝為都督卿為推轂之備又武中不服者如何帝曰如有不遵
令者以斬後秦帝曰臣受恩已久固不敢辭臣願全兵於是帝曰朕謝安總督天下諸軍事謝安為征北大將軍以兵數萬出拒秦兵六人領旨即出謝安次日傳下號令教諸處
多加關防牢把肥水不得輕戰諸將但相聚無不笑其懦也安以調兵緊要眾不復互相嘲笑安升帳設宴大會東南諸將安謂眾曰吾預承主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今汝
等各各堅守不違吾令何也桓伊曰吾自跟大司馬平定西蜀人小數百戰敢敢勇向前彼諸將昔日從桓公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也今主上以公為大都督今退秦兵軍

定奇計調撥分遣進使方能成功今卻死守以待天自殺他其無謀之甚也吾等非怕死貪生之人使使盡皆隨順順志此何理也言訖帳上下皆曰桓將軍之意是也我軍糧額皆曰一死戰謝安聽罷龍型劍在手指而信曰付聲名聞天下哉秋尚自怕懼今在境界非容易敵也汝等諸將士並受國恩當以和順共圖破敵以報主上今吾自有妙算非汝等所能料也吾知汝等各不相順故違吾令是何道理僕雖一書生今蒙主上授以重任者豈無有尺寸可取謂能任事重責故日細作探知東南謝安為將領大節創立軍馬守險要不出將離關謝安何人也權翼江東偉人足智多謀昨制桓溫溫嘗人前之謀也付職聞知怒曰豎子有何高謀可令前隊進兵討之權翼曰安之才學不若桓溫之下不可以輕敵焉謝安曰吾用兵更不如一豎子耶多言看吾擒之符融自引前軍各攻諸處關隘謝安聞知即召謝玄至謂曰汝與謝琰中郎將桓桓以兵萬出屯肥水之上以拒秦兵史說桓桓伊字叔夏乃護國人有勇略安以為中郎將令其翼玄領兵拒秦當付融使人探看秦軍實使人還道晉兵未滿十萬人在肥水也佐不敢來迎也肥水以拒秦兵玄曰今秦兵百萬猛將千員今以一萬之眾前去拒秦兵叔夏兵用何計以拒之安曰汝玄官先且且與戰吾復自有奇計破之於是與謝琰桓桓以兵萬出屯肥水之上以拒秦兵史說桓桓伊字叔夏乃護國人有勇略安以為中郎將令其翼玄領兵拒秦當付融使人探看秦軍實使人還道晉兵未滿十萬人在肥水也佐不敢來迎融聞晉兵不滿十萬人即使人秦報秦王曰今晉弱少不敢來戰甚易於攻請陛下車駕親臨秦王見其書即日親領成卒六十餘萬騎起行來至傾城秦王堅下令曰六軍徐徐進朕自以輕騎二十萬道先赴軍前請將秦兵有諺云肩不出項陟可停項待其報捷不可親自向前秦王堅曰朕若不去則三軍不肯向前言訖引二十人先行來城城付融接著入於中軍問已融合排宴秦王堅是夜秦王堅宿其中軍卻說晉會稽王司馬道子見了秦兵勢大國人皆恐及入朝奏曰今秦兵百萬勢難拒當今關終南山神柩雲請下下封鍾山土地神為相國號祈其為國民必有感應帝曰從卿所請於是降詔旨命會稽王道子以詔旨去鍾山封其土地神為相國焉

安合肥論兵大戰

卻說謝安受命拒秦全無懼意發自與于叔之圍棋賭要。不視軍情之事。謝玄見秦兵勢。愈覺不敵。至夜私自回城。來見謝安曰。今日姪在對岸。看見秦兵漫出塞野。旌鼓相望。連連十里。吾恐實不敵。求之勢。乃見叔父可用何策。攻之以安眾心。免勞主上之憂。安曰。汝火速歸營。調兵守肥水。切莫怠慢。吾自有計。若有敗色。使人來報。吾自來。玄不敢復言。忙出營去。說而謝玄心中。不定。真真少難。秦兵殺過肥水。過數日。乃使張玄入朝。請叔謝安出城。張玄領軍。令即入城。見安告急。曰。請明公火速出城。秦兵至矣。諸將皆要出戰。安不得已。遂自命翼出城。諸將皆曰。今上以都督任公。公不求破秦之策。而及夜圍棋。不視軍情。主上纔不安席。以上江南百萬生靈之命。安公保之。公如兒戲耶。安對諸將曰。今上秦兵來犯。我境其氣正盛。我兵且乘高守險。以待之。彼以百萬之師。吾止七萬之弱。安能勝乎。今但堅謝玄守廣布守衛。安以觀其動靜。今彼兵馳於平原曠野之間。正得其甚。彼若求戰。不得。自有懈怠之心。此時吾當用奇計。矣將軍宜息風火之性。以圖國家之計。桓伊等皆高雖席穴心實不服。

安玄圍棋賭別墅

安後家所逼要戰。遂延姪謝玄與親朋于羲之於遊山墅。安謂玄曰。吾與汝圍棋。玄雖從之。而與棋。然心中憂懼。而安之棋。常劣於玄。是日玄因軍事焦慮。而玄不勝。遂次見輸。遂不再棋。但曰。秦兵勢大。叔父有何計破敵。安曰。吾有三勝之方。汝休泄洩。夫為將者。必是觀天文。次審地利。三察人和。料此三者。求勝可矣。又云。知彼已敗。而自戰。自勝。今歲星而秦逆天伐。吾云逆天者。吾有勝得之祥。其勝也。一吾有長江之險。地利佑我。故曰得地利者。昌。其師雖強。不濟。水之其勝二也。符堅集鳥合之眾。植積聚之兵。以五胡仇人為將。雖多。不利。吾軍固步而同一心。其勝三也。有彼此三也。破秦必矣。何憂之有。玄曰。叔父之言。乃神機妙算。姪何可及。於主上不安。百姓憂。宜早計以破之。使氏得安。姪懼兵微。將寡。不能固守。安曰。晉兵雖微。王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帥調和。士卒依附。如此。長江之險。足以固守。何憂兵微將寡乎。吾觀符堅志驕氣盛。必有異。其憂動。乘破之。汝才不在符堅之下。管取成功。不須再四。玄聞言大悅。即遣翼至。翼之又遊涉至夜。乃遂欲說姪熱桓桓。聞秦兵大舉入境。以根本為憂。使牙門將劉完領精兵三千入衛京師。同守城池。劉完得令。引兵入京。來見謝安曰。桓君聞秦兵入寇。京師使其領精兵三千前來與明公調用。護衛建康。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關。西藩。國之屏障。其兵宜留。預防。何必調此。你火速領其兵。還。劉完聽說。即引兵還鎮。謝安曰。吾兵稀少。被調來增援。如何還遣。謝安曰。三千人不足以為益。遂去可也。吾欲外示開關。故遣之。否。叔父神機。姪也不如其。劉完領三千人還鎮。桓桓聞其緣。遂完以謝安之言。告之。及陳軍前。備細之事。沖謂佐吏等曰。謝安自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略。今天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練事。少年拒之。眾又難敵。天下盡已知吾其主社矣。

八公山水人形

十月秦王符堅與羣臣商議進兵。大將權翼言曰。宜先取壽陽。壽陽建康必於危急。恐則生解。則逃奔。軍無關志。民有憂患。乘此戰。則江南可定。秦王堅曰。然。即召陽平公桓

融至安兵五萬其去劫害險今下將軍梁城引兵五萬也於洛澗安住寨柵以過晉兵不得遠玩二將各率兵去詔卻說付以兵來壽陽守王正以五十兵出城迎敵付融指王正曰早來降免汝一死正大怒拍馬舞槍出陣來戰秦兵陣中徐成以雙刀來迎二人交鋒戰上十合王正遮欄不住只要敗走被張此一騎馬一條槍飛出陣前大喊一聲以槍透殺將王正掣刺於馬下晉兵各自潰散付執鞭兵殺奔入城占據壽陽迎接秦兵守衛及文武入城王正卻說會稽王遣子領朝令來到鍾山土神廟內親自焚香下拜求上印綬官讀言畢乃祈禱良久因奉唐唐國之號乃大顯法度得來封大山草也皆化為人形共合據城嚴更猛雄威相繼一日奉王正與付融及諸將佐會同陽城道望會軍見八山列有雄兵餘人勇猛個個威雄部軍齊來隊伍不混秦王堅一見如有懼色顧謂付融等曰此乃勳敵也何謂弱乎因此命付融梁成進兵連戰付融問朱序曰卿先往督知備細如今江南英傑更有何人序曰目今謝安謝玄叔姪二人有王佐之才其餘不足稱也此二人與序有一面之識下達以尺幅之書與序過淮掉三寸不爛之舌說起來降東南指日而可平融曰既與卿書吾即從書依前去說其降於星將戰作書使朱序來招謝安二人降秦朱序領領特來江南時謝安謝玄欲進攻兵聞梁城在於洛澗謝安等不敢近前離洛澗二十五里而屯忽軍入報梁成刺史朱序入見安石命進問曰聞卿在襄陽與付不相持如今何來此序曰五守襄陽移將堅使子付不楊安領軍五萬攻陷襄陽不信已降徐於案今付融遣晉過江來請都督投降晉因付融見明公一面明公休要見疑吾必不負大晉願秦兵雖衆亦易破之明公以兵外戰吾必內應未知明公意下如何謝安曰吾知汝忠義有何疑焉秦兵幾大何計破之序曰今梁成感血氣之勇為前鋒以兵五萬屯洛澗後為多功何不攻之若待萬之衆秦兵百至難與為敵不如乘此諸軍未集連夜攻之若攻其前鋒則已奪氣即可破矣安曰卿謀正合吾意卿今休在此同秦軍機序曰吾之老母家屬皆在彼處若不回必被其害吾焉回去准備內應安曰汝去如何回信序曰道都督不肯降秦安曰不然汝回只道吾肯降信家屬在建康不能得出若得家屬出城一同來降汝若言不降彼必速攻朱序曰然於是安石使朱序還秦序以謝安石之言說與秦融融半信半疑

安石破秦百萬兵

卻說謝安得朱序說秦軍中之備細乃升帳聚大小將夜聽安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已識秦之動靜矣吾欲先取洛澗一營誰人敢去言猶未畢桓伊等一齊出盡言願當安命退後喚階下一人姓劉名年之字道監監城人也沉毅多計號勇無敵現為秦軍安其重之故喚牢曰汝領五十精銳去攻洛澗第一屯乃是秦將梁成之營今曉使妻成功者自提兵來救應牢之領兵去了又令謝玄桓二人以各兵三千抄下小路奔下流理伏待梁成敗軍走回汝二人各以兵截住斷其歸路待至至至而下合兵接應二人亦各引兵去了卻說劉年之領精兵五千趨洛澗隔十里一望秦軍梁成阻隔為營牢之身渡先於精兵後隨後趕趕直前梁成聽見鼓响知有兵至忙令士阻洛為洛以待晉兵時牢之當先上馬殺死十餘人秦兵奔潰之成持槍直取牢之牢之輪刀便迎而馬相交軍器並舉二人交鋒戰上五合梁成被牢之一刀砍於馬下亂殺秦兵奔潰揚州刺史王顯見成死之忙領殘兵走至洛澗正遇謝玄交馬一合被玄捉住桓伊橫殺秦兵幾而牢之槍兵夾攻秦之士卒爭赴淮水死傷萬五千人淮水為之不流於是謝玄盡收得秦之器械軍資收軍來見謝安對安傳令水陸三軍盡進屯於肥水之東秦主堅聞梁成死之前鋒有失遂傳令殺將融帥其過肥水而陣晝夜巡以守江岸卻說謝安既破秦之前鋒命水陸並進屯於肥水下住營寨至夜召謝玄至謂曰今秦主敗其鋒必不敢進汝若退恐天下人之恥矣必然猶豫爾可急攻之吾今先回城以安聖上之心汝領諸將徐徐進兵水陸夾攻在內必定想應之曰叔父隨便回說姪兒斟酌而行於是謝安回建康朝見晉帝曰臣托陛下洪福破其鋒臣慮陛下下高枕無慮目下管取破秦矣安帝曰東南有卿朕何憂乎卻說謝玄欲大戰秦兵連水而陣因昔晉軍不得渡心中悶悶乃思得計次日使能言快話軍人直至肥水岸下連喊陽平公將入城將謝玄之言報知秦主去行堅將堅連問諸將曰汝等主此若何諸將皆成曰我輩彼寬不如過之使其不得渡可為萬全之計也秦主曰不然如此則自老我師也吾便引兵少欲便彼半渡我以鐵騎數十萬擊之彼有不勝融曰陛下神見諸將不及於是符融即傳令是夜移營却陣十里之程屯住又令徐成連發甲軍五萬待迎時玄打探軍人聞秦兵移陣急報於謝玄謝玄不喜曰破秦必矣今夜即行桓伊等曰秦兵勢大何以破之玄曰此計但隔不過王猛今天幸此人已死使吾成大功矣彼兵一百餘萬運下自餘營今却陣必於混亂吾乘其而攻之可擒符堅也於是晨集諸將聽令朱默小路進兵待至夜半東南風大作可用船載茅草依計而行今劉年之領十數枝軍攻江岸岸桓伊領十數枝軍攻江南岸每人各帶茅草一束內藏硫磺燭檠等物火種茅挑於槍刀之上但到秦營近林者因順風舉火秦兵四十營皆燒一屯聞三屯則被兵然必自亂之時以兵擊之各帶行糧不許暫退連更曉夜直會秦營方止諸將得令皆去依行却說秦主堅當日自出城中尋思破晉之計實中軍帳前新旗飄風自倒機勢自

[illegible]

舉容垂諱復租燕

慕容垂謂桓燕

卻說慕容垂來見長樂公主。親自出迎之。趙秋密勸垂於產間殺不。因據郡起兵。垂不從。不遂。卻謀襲擊垂時。侍郎姜提諫曰。垂反形未著。擅而殺之。恐非所宜也。不如待以主賓之禮。嚴兵衛之。密奏情狀聽詔而後圖之。則可也。金登從之。乃館垂於鄴西縣令守之。垂與燕賊至皇甫真等曰。今奉王敗於肥水之上。其銳氣已墜。不能復振。吾以計脫身至此。以養長樂公為名。來見卿等。一面同建中興之策。再復興祚。共滅強秦。今被付不令人監我於鄴西舍。不與我去。卿等以為何如。皇甫真等曰。復燕宜乘此時。趁我等皆無兵。權不知殿下下達有多少兵。垂曰。未上萬人耳。真曰。殿下使人書往關東。使舊將丁零翟斌二人起兵叛秦。王必然詔殿下興兵去討。乘此機會可以脫去。招集人馬若十萬以討丁零焉。郗邑欣然然以牛酒郊迎王師。因其無備。司下諸郡再移書報知各處舊將。必欲響應舉兵向長安。業指目可定矣。垂曰。得卿同行。事方有成。真曰。臣欲隨殿下去。長樂公公疑反。為不美。垂曰。既如此。吾來日就發書二人去。再當會言。記辭歸於是。垂密使人送書與丁零翟斌。令其起立作辭表。弒得書聚眾餘援接秦境關東守將上表告急於秦王府駁府駁曰。何如今丁零翟斌二人謀反文武之中誰人肯去討此跋扈權貴國兵斬了京師之衆不可調遣。宜固根本。可使入貪。記遣冠軍將軍慕容垂去討可得。兩便。秦王堅曰。何如。兩便。翼白。是合垂子高肯去為人君必有異謀。使人其討在越丁零二人止。如虎相鬪必有一傷。待其自然減落。垂派人曰。卿回朝托崔暹得慕容垂亦好。此不謂之兩便乎。秦王堅曰。然於是使驛馳詔書來見符詔慕容垂以兵去討丁零翟斌。垂得詔並不推辭。只道軍糧稀少。因此慕容垂謂使人曰。卿回朝托煩言善奏。俾使上去。小垂便將詔書來見符詔慕容垂以兵去討丁零翟斌。垂得詔並不推辭。只道軍糧稀少。因此慕容垂謂使人曰。卿回朝托崔暹得慕容垂亦好。此不謂之兩便乎。秦王堅曰。然於是使驛馳詔書來見符詔慕容垂以兵去討丁零翟斌。垂得詔並不推辭。只道軍糧稀少。因此慕容垂謂使人曰。卿回朝托煩言善奏。俾使上去。小垂便將詔書來見符詔慕容垂以兵去討丁零翟斌。垂得詔並不推辭。只道軍糧稀少。因此慕容垂謂使人曰。卿回朝托

垂在此常想為肘腋之憂。吾置之而不猶愈乎。王主上命直最道之恩半响。以及贏兵戰鎧給之。又遣符飛虎帥兵騎一千為三軍之師。卿為謀甚之將行矣。勉之。飛虎曰。謹領密言。言訖遂統兵行。時無轉主。臣欲入都拜解祖廟而去。告知殿下。越曰。卿今有急不及拜廟。火速前去。垂見不許潛服而入亭裏禁之。垂密動吏於亭南而去。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恥。垂侍衛來興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曰。公子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時不留慕容垂及將紹於鄴為質。垂行離安陽聞不與飛虎詳欲殺也因怒激其衆曰。吾盡忠於荷氏而荷氏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得平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虎兵民兵士不備盡被殺之。垂以書遺秦主瑩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率部曲歸在襄城。會長操以牧太原公符璽珣毛當討鳳破城鳳倉卒戰敗斬之。垂遂濟河攻枋城有衆三萬使人告於叢等令起兵響應。以晦日將數千騎微服出郭分列人止於為拒曹利家利為之置饌豐美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即賣人家貧無賴之奈何華曰郎有才雄大志今無故而來必將有為非為飲食來也

東

慕容垂大破秦兵

慕容爽已復燕祚

義反秦為後秦

魏說西州豪族伊詳等率去蒙家謀叛聞姚萇至西州領五萬多人見姚萇曰吾等遭亂難之世不遇貴明之主徒抱赤心隱於此耳今聞明公威德乃將門子孫某等率眾前來立明公為盟主此一邦未識尊意如何萇曰吾聞卿等乃西州豪傑英雄若欲盟主必須立卿長乃庸才因逃難至此焉敢言古也伊詳曰吾聞明公尊定須立德公祖有德於民吾故率眾推公何解伊詳為首下拜稱十歲十萬歲齊從命於是姚萇為後秦主拜伊詳為謀事參軍招軍宣撫將軍楊掌屯報攻討此邊郡說慕容泓脫輓了符籙同高蓋又集軍馬於城外乃遣人送書謂秦主堅曰吾主已定關東可遣使大駕送家兄皇帝速都與秦主以虎牢為界二罷兵擊負秦主大怒召慕容暉責曰卿之宗族以國土期也因命曠以書招喻泓二人來降曠密遣謂泓曰吾龍中之人必無逆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和善位別於是進兵向長安卻說後秦主長用伊詳計招眾十餘萬進北地華陰新平安定等郡長安附之秦主堅大怒自帥步一萬前來討長安長安公石泓水以困之冀重有福死者會天下大雨後營中水漲了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後秦主復振聲嘆曰大亦依賊乎於是長得涼州說慕容泓說慕容泓見河德室不如慕容冲且持法嚴峻因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覽表請安曰卿策正合朕心太保可調撥諸將以兵走行伐奉於是謝安謝想即出

符丕求以

復先王社稷廟宇之軍民皆悅

御說平城太守秦與大乃秦與白之子也聞將軍敗於肥水及秦容華將軍就自乃招集兵馬來攻劉軍仁軍仁人怒點起軍馬與秦與文交戰二人交鋒戰三十餘合秦仁被秦與文斬於馬下劉眷兄庫仁被殺擄入俘刀拍馬來赴秦與文又與秦相戰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劉顯見秦與文持槍前來次攻秦與文二人不往撥開關門勒馬頭便走劉顯驅兵追擊殺得秦與文之兵人散逃回平陽去詔時劉軍仁既死其子劉顯殺秦與文之弟得劉軍仁之首埋於秦劉眷代領其眾劉顯其甚不敢暗藏了利刃入室內刺殺其叔劉眷自領諸將劉顯敗其甚怒皇上孫拓拔珪長成後秦乃請左右林曰王霸曰拓拔珪年已長秦後必為劉眷欲殺之恐秦王見罪五世皇帝沒有何計秋茂曰斬草不除根樹牙依舊發秦意也此要害往不疑其謀賊何以殺之不如先殺拓拔珪然後直來珪討秦秦已得之將軍有何罪焉顯曰成矣又曰此地常例每年聚會諸部眾官今期已迫來日將軍使人往諸部大人赴會就請拓拔珪然同至若果赴會留而殺之顯曰其計善矣於是劉顯使人請各部官將赴會又來獨抵抵請拓拔珪按珪收拾赴會燕鳳曰惡意劉顯有主上公之意故令來請赴會駕約何以知之鳳曰披新殺叔劉眷而奪此位恐小主公成人後來取位故有謬害之意納雖有此計功莫成心人赴會此不遠不去及疑珪曰公之謀是也張冊曰從無好計會無好會主人不可去趙後曰某將軍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公與軍珪曰子傑同往何足慮也按珪與子傑即日同赴平陽離離部百餘里此及到都林茂出迎迎接意甚誠敬珪珪不疑隨從文武官各出迎接珪珪更無疑忌是日於館舍暫歇趙後引三百軍士圍繞後門帶甲掛劍坐行不離次日入報九部四十五處將士官各到劉顯處亦到頭先請相商之曰顯先請相商之曰拓拔珪之弟劉眷久必為北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衛辰曰忠良民士之望不可行劉顯曰吾已密領秦王詔旨在此衛辰曰如此則宜先為準備顯曰東門降山大路吾已密令弟劉眷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劉顯領三千兵軍把住西門不使守護前有漢阻雖有數萬馬不易過也衛辰曰吾恐趙後復行生不難恐難下手顯曰吾已伏十餘兵於城外王使王感方設一席於外以待武將先押住趙後後可行事吾以安排定當自報半室半大設宴款請拓拔珪珪與秦官皆至室中拓拔珪王主諸公子兩邊其餘各依火坐趙後帶劍立於其側酒至三巡王感入請趙後趙後推辭不去珪令去後出就席劉顯在外收拾鐵桶相似三百軍都赴歸館舍待半酣起下手正值王霸把至珪前以足履珪之足曰請更後珪甚意待衛辰把過趙後趙後起如廁王霸已於後固等後珪入謂曰城東南北皆有兵惟西可走公可急從後逃去勿多遲劉顯多日已定計至是拓拔珪大驚急解馬開後花園門飛身而為不顧從有西而去把門吏問之珪吾不勝酒力矣當下之不佳故先回耳時劉顯舉頭不見拓拔珪在座便遣林茂去追茂上馬引百有百軍軍即使赴之卻說拓拔珪出西門行至大溪幸有艇船急上艇船將金條脫履稍人擇過江上岸而走拓拔珪只得遠遠飲酒之間忽見人馬轉動急入觀座上不見拓拔珪大驚急出探館舍聽得人說劉顯引軍進拓拔珪出門去了因火急趕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接茂林問曰吾何在茂曰汝主逃席不知何往趙後是個謹細的人不肯造次逾規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相問別無去路趙後曰汝請吾知何故者軍馬圍繞茂曰九部四十五處分官俱在此若上將豈可不防獲也後曰汝逼我主何處去茂曰吾飛知馬出西門到此不知何處去了因此趙後忙討船引三百人渡江五里之路進趕拓拔珪保遠本部來見賀納說劉顯謀害之事及得王霸所救之言納既劉顯起此不仁之念汝可招軍馬以待迎敵於是拓拔珪招軍買馬精草屯糧糧置下士騎甚大臣不半歲積得精兵二十萬人自此又成名曰劉顯不敢攻焉

姚長以兵政新典

後秦主姚長聞秦容沖政長安會眾臣議進止之策諸將皆曰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其曰燕人因其眾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扎住鎮北廣收軍實以待秦與後援手取之耳言訖乃留長子與守北地自將其眾政長初新平人殺其部將秦主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人深以為恥欲立秦主義以雪之及長至太守苟轉欲除郡人馮傑等謀殺首由單以一成存秦秦猶運城過秦何遠為叛臣乎轉喜曰是志耳但恐久而無報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若能留吾等願生殺於是思城固守後秦王至為土地道政轉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秦主轉降以誘長長信之將入城諸將皆有詐始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其數死之得伊詳引兵來救因此頓去萬人矣太守苟輔堅守以拒後秦糧盡援求救不至後秦主長使人謂曰吾方以義取天下當寧忠臣耶耶帥眾遠長安吾欲得城耳輔帥民出長而沈之

高蓋謀立慕容沖

高蓋謀立慕容沖
慕容沖字叔元乃慕容皝之子也聞將軍敗於肥水及秦容華將軍就自乃招集兵馬來攻劉軍仁軍仁人怒點起軍馬與秦與文交戰二人交鋒戰三十餘合秦仁被秦與文斬於馬下劉眷兄庫仁被殺擄入俘刀拍馬來赴秦與文又與秦相戰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劉顯見秦與文持槍前來次攻秦與文二人不往撥開關門勒馬頭便走劉顯驅兵追擊殺得秦與文之兵人散逃回平陽去詔時劉軍仁既死其子劉顯殺秦與文之弟得劉軍仁之首埋於秦劉眷代領其眾劉顯其甚不敢暗藏了利刃入室內刺殺其叔劉眷自領諸將劉顯敗其甚怒皇上孫拓拔珪長成後秦乃請左右林曰王霸曰拓拔珪年已長秦後必為劉眷欲殺之恐秦王見罪五世皇帝沒有何計秋茂曰斬草不除根樹牙依舊發秦意也此要害往不疑其謀賊何以殺之不如先殺拓拔珪然後直來珪討秦秦已得之將軍有何罪焉顯曰成矣又曰此地常例每年聚會諸部眾官今期已迫來日將軍使人往諸部大人赴會就請拓拔珪然同至若果赴會留而殺之顯曰其計善矣於是劉顯使人請各部官將赴會又來獨抵抵請拓拔珪按珪收拾赴會燕鳳曰惡意劉顯有主上公之意故令來請赴會駕約何以知之鳳曰披新殺叔劉眷而奪此位恐小主公成人後來取位故有謬害之意納雖有此計功莫成心人赴會此不遠不去及疑珪曰公之謀是也張冊曰從無好計會無好會主人不可去趙後曰某將軍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公與軍珪曰子傑同往何足慮也按珪與子傑即日同赴平陽離離部百餘里此及到都林茂出迎迎接意甚誠敬珪珪不疑隨從文武官各出迎接珪珪更無疑忌是日於館舍暫歇趙後引三百軍士圍繞後門帶甲掛劍坐行不離次日入報九部四十五處將士官各到劉顯處亦到頭先請相商之曰顯先請相商之曰拓拔珪之弟劉眷久必為北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衛辰曰忠良民士之望不可行劉顯曰吾已密領秦王詔旨在此衛辰曰如此則宜先為準備顯曰東門降山大路吾已密令弟劉眷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劉顯領三千兵軍把住西門不使守護前有漢阻雖有數萬馬不易過也衛辰曰吾恐趙後復行生不難恐難下手顯曰吾已伏十餘兵於城外王使王感方設一席於外以待武將先押住趙後後可行事吾以安排定當自報半室半大設宴款請拓拔珪珪與秦官皆至室中拓拔珪王主諸公子兩邊其餘各依火坐趙後帶劍立於其側酒至三巡王感入請趙後趙後推辭不去珪令去後出就席劉顯在外收拾鐵桶相似三百軍都赴歸館舍待半酣起下手正值王霸把至珪前以足履珪之足曰請更後珪甚意待衛辰把過趙後趙後起如廁王霸已於後固等後珪入謂曰城東南北皆有兵惟西可走公可急從後逃去勿多遲劉顯多日已定計至是拓拔珪大驚急解馬開後花園門飛身而為不顧從有西而去把門吏問之珪吾不勝酒力矣當下之不佳故先回耳時劉顯舉頭不見拓拔珪在座便遣林茂去追茂上馬引百有百軍軍即使赴之卻說拓拔珪出西門行至大溪幸有艇船急上艇船將金條脫履稍人擇過江上岸而走拓拔珪只得遠遠飲酒之間忽見人馬轉動急入觀座上不見拓拔珪大驚急出探館舍聽得人說劉顯引軍進拓拔珪出門去了因火急趕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接茂林問曰吾何在茂曰汝主逃席不知何往趙後是個謹細的人不肯造次逾規軍中並不見動靜前望大溪相問別無去路趙後曰汝請吾知何故者軍馬圍繞茂曰九部四十五處分官俱在此若上將豈可不防獲也後曰汝逼我主何處去茂曰吾飛知馬出西門到此不知何處去了因此趙後忙討船引三百人渡江五里之路進趕拓拔珪保遠本部來見賀納說劉顯謀害之事及得王霸所救之言納既劉顯起此不仁之念汝可招軍馬以待迎敵於是拓拔珪招軍買馬精草屯糧糧置下士騎甚大臣不半歲積得精兵二十萬人自此又成名曰劉顯不敢攻焉

乙酉十年 秦 丕太和元年 燕 二年 後秦 白雀二年 西秦 慕容沖 始元元年 西秦 王乙伏 國仁 是載元年 舊大國 三 新大國 一 小國 一 凡五僭國 高蓋謀將慕容容沖為帝都於阿房城國號西秦改元更始元年慕容容以高蓋為大將軍總督內外諸軍事又以蔡文為右將軍起兵二十餘萬而燕王自與高蓋及蔡文發兵為御駕親來攻打長安時將城特功輸縱逃去無脫又以郡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賀諸降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難難罪由於城若事有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忘其功能吾方收獲竟微以隆

秦遷姜讓貴燕王

為臣獨良難

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愚意

周旦佐文武

金勝功不叛

推心輔王政

二叔反流言

符堅避難五將山

守堅避難五將山
部說將堅與中山公持說以兵一萬人開北門殺出重圍奔走五將山去說死。西燕王冲泰王堅走。命諸將休追。發兵攻城。一連攻打五日。太子苻宏大驚。把守不住。急急遣使告張

姚萇執縊秦王堅

呂光還國奪西涼

拓拔珪大霸牛

變秦建刀元年

魏太祖道武帝登國元年

1907-1908

萬大國四。西秦小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七僭國。

東

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曰但聞有杜進者不聞有呂由是意進使人害殺之他日與摩僚語及政事秦軍敗曰王公用法不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楚商於敵刑而秦與業
曰吳起乘其勇銳亡其家皆殘酷之至也明公慕之豈此州士民之所望哉光因此改容謝之

秦王登與後秦戰

己丑十四年秦太初四年無建興四年後秦建初四年涼麟嘉元年後秦王登以秦戰勝謂秦軍中刻秦王像奉而得秦王堅之助乃亦於軍中立堅像禱之曰新

平之禍且為兄仇其報仇耳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遺之時秦王登升將樓道望見大叫謂之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是乎因大呼曰弑君逆賊姚萇何不自出吾
與汝決死戰萇不應秦奉之以軍未有利益乃新像首以送秦秦是秦王符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攻安定諸將其家出戰長兄與弟爭勝兵家之忌也五將以計取之乃

留兵守安定後師騎三萬登大界克之擒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符登皇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見後秦兵其家猶擊之乃馬師力戰殺七百餘人秦軍不敵為後秦所
執長即將納之為后毛氏罵且曰姚萇逆賊汝既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后曰天上下土齊治各平於是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驕驕擊之長兄登舉難怒氣猶賊未可輕也遂上登來

復收餘衆也胡堂堡中不出卻說晉帝初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望已而溺於酒委政於瑯琊王道士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常尚浮華窮奢極費所親見者
皆嫌惡僧尼近得手機交通請托賄賂公行官署濫刑獄訟尚書陸納宮闈嘆曰好家好繼兒欲毀壞之耶左衛將軍張猛上疏曰局吏衛官僕隸婢兒皆為守令或帶

內職僧尼乳母親近親近晚忠忠貴賄賂使臨區政教不均暴濫無罪且佛者清靜至虛之神今僧尼於五戒佛法尚不能遵而流俗競尚敬事以至侵漁百姓以取為富亦未
疏奏不省道士勢傾中外帝漸不平待中王國以護校有寵於道士諷八座啟道士宜加殊禮群臣無敢言者諸軍車馬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言得為此乃

今邊烽不息而倉庫虛空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死不及舉家舉家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辱人積薪不喻也又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久
歲安業應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士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者并兼之室亦多不贖因用之無餽爭之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為長殯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

為半丁傷天理固百姓以十九歲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不為天所生長滋矣
帝多納用之寓在豫章遣十五議書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覽登書曰

足下聽斷現度事無滯則吏慎其食而人聽不惑矣豈須色至里語飾其辭哉非徒不足以增益乃蠶魚之所資也豈有善人君子而於非其事多所告曰者乎自古以來
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因小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誣謫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書又

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計則清濁能悉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謙謙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竊好儒學性質直常以王霸何憂之罪深於禁約或以為貶之太過耳曰王何哉善典文幽沉仁義游亂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致禮壞樂崩風俗中原傾

覆至為患彼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兆姓之視聽哉故吾為一世之禍輒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取之罪大也邳邪王道士恃寵驕恣帝漸不能平欲
遣時望為藩鎮以制之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傲志氣方厲仲堪謹於細行以好義見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略不長天下無事足以

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以恭鎮京口恭之子也
庚寅十五年秦太初五年後秦建初五年涼麟嘉二年春二月後秦王登與秦王登相持日久心生一計欲埋伏兵於壕邊使人持書詐降迎登入城殺之於是使人

去見秦王登許接入城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將軍雷思地在外聞之馳騎見登長多許不可聽也登乃止長聞知謂諸將曰此見登事不成矣以登亦以惡地勇略過人憚欲殺
之惡地竊知乃降於後秦王長重用之秦王登謂諸將曰後秦姚萇已衰宜伐之將軍魏揭陽曰臣請一軍攻其後大王使一入以兵擊其前則其成擒矣登從之遂使

飛以兵攻後秦將姚方成於杏城將軍雷思地欲應之同攻李潤後秦王長欲自擊之群臣曰陛下不憂六千里得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陽何也長曰登非可卒滅吾城亦非
登所能卒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陽東拒方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言訖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陽惡地有兵數萬咸謂姚萇之長兄登非可卒滅吾城亦非
秦兵至悉眾攻之其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二百出其不意彼兵擾亂長兵擊之斬揭陽及殺其將士萬餘惡地復降握兵柄持之如初命姚方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
樹一旗以旌戰功歲餘問之方成曰營地大小已廣之矣長曰吾行兵以來與人戰未有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眾營地雖小狹豈以大為貴哉時馮翊人郭載起兵於廣
鄉檄檄三輔曰姚萇山虎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之仁非常伯約言之予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貪食恥而存執若臨首而死於是三輔壁壘響應應之者不計其數